戲台冷暖誰人知 失去觀眾後的酬神戲

彰化縣溪州鄉，每年正月 17 日前後可見整排布袋戲棚演出，這些布袋戲都是信眾聘請來還願，或是祈願神明能協助達成自己的願望。　圖／邱海鳴攝

【專題記者詹和臻、陳卓希、邱海鳴、江俊緯綜合報導】三台畫押斑斕宮廷的戲棚，搭建在廟口前閃耀七色光彩，聲聲唸白中，人、仙、妖、獸爭豔鬥法。然而，戲偶眼中卻望不見觀眾，錄製的南、北管音樂盼不來掌聲喝采，手中的刀槍劍戟也似因劃不開夜色，無力地比劃著。

「時代進步，大家都看電視、手機，哪有人要看布袋戲？」布袋戲團操偶師鍾育鈴在六尺見方的後台獨自演出。布袋戲轟動大街的景象已不復見，曾需要七、八人分工才能演出，也因成本考量縮減成一人劇團，不僅以錄音機取代了樂隊操偶師人數的不足，也讓本應在掌上大顯神通的戲偶，只能被隨意架在台上湊數。

失去觀眾的野台戲，除了神明，沒人知道它曾經開場，又何時謝幕。

放置於後台繩索上的布袋戲偶，在沒有喧鬧與掌聲的環境下略顯孤寂。酬神戲的榮景不再，雖仍有劇團演出，但面對台下空蕩的光景，演出只剩象徵意義。　圖／邱海鳴攝

酬神方式增加 戲約少劇團受衝擊

台灣的戲曲常與民間信仰有關，許多戲班不單為藝術出演，更是要酬謝神恩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林茂賢解釋，凡是神明誕辰和開宮紀念日等重大慶典，或是神明遶境、進香等重要宗教儀式，都會在廟裡做戲以示敬重，「所以我們一般來說，跟神明有關的，都稱為酬神戲。」

酬神戲的戲種繁多，目前以布袋戲、歌仔戲為大宗，不過正戲開場前，都要先來場「扮仙戲」則是酬神戲的共同原則。其實，相較於正戲，重現神明賜福人民的扮仙戲更具有謝神的意義，以「八仙戲」為例，演員配戴鬍鬚、拄著拐杖演繹李鐵拐、呂洞賓等八仙，在戲台上大開宴席，並向台下信眾潑灑米酒、喜糖，藉此讓主神與其他神明一同玩樂外，也再次感謝主神對信徒的幫助。

歌仔戲演員的妝扮皆獨立完成。先用粉膏打底，再用粉餅按上厚厚底妝，勾勒黑色眼眶後，再畫上鮮明色彩的眼影，並抹上腮紅凸顯角色特徵，酬神前每個細節都不能馬虎。　圖／邱海鳴攝

酬神戲以廟方主動邀約為常態，但也有信徒在願望達成後，請戲班到廟前演戲還願、酬謝神恩。90 歲信徒莊朝宗分享：「會從下午演到晚上謝謝神明保佑，也祈求全家身體健康。」每逢佛祖生日，他必定聘請戲班慶祝。

對照虔誠供奉神明的莊朝宗，坪林崑山慈瑤宮住持詹文璋感嘆，過去信徒比較尊敬神明，許願時會承諾以歌仔戲這類大戲酬謝，再窮都會想辦法請戲班演出，「現在信徒的心態是，我為什麼要花大錢請歌仔戲？放電影就好了，反正一樣是酬神。」

對信仰的態度改變，即使信徒酬謝神明的心意依舊，還願方式卻逐漸改變。操偶師鍾育玲無奈道出，與過去相比，酬神戲演出數量大約少三成。

近年來，廟宇活動從群體轉為個人參與，民眾合力出錢聘戲的情況也減少。士林神農宮總幹事簡有慶解釋，酬神戲不僅費時費力，更需要許多人的協力幫忙而現在多轉為簡便地捐香油錢、拜牲禮，不再堅持請戲班。

酬神選擇性變多、人們心態轉移的情況，讓戲班大受打擊。

台下無「人」　酬神戲淪為形式

「戲都沒有人在看。」新乾坤布袋戲團的操偶師陳怡貞感嘆道。他從絢麗喧鬧的布袋戲棚內向外看，卻總是盼不來觀眾，只有焚燒金紙時的裊裊炊煙相伴。對比40年前他剛入行之時，如今雖多數廟宇和信徒仍會在慶典、還願時請戲班演出，酬神戲卻早已沒有萬人空巷的盛況。

布袋戲台突兀地搭在產業道路上，而台下卻空無一人，只剩操偶師獨自擺弄著布袋戲偶。　圖／邱海鳴攝

生長於農村的林茂賢有感而發：「我那時候沒有遊樂場、電腦和電視，很多孩子跟我一樣，就是在廟口長大。」對於酬神戲失寵，服務社區10餘年的新店頂城里里長王明藤也唏噓不已，社區參與人數日益稀少，扮仙戲甚至不到10人觀賞，「大家甘願在家裡看電視，也不要出來看戲。」

其實，傳統戲曲市場萎縮，也是導致看戲觀眾減少的因素。文史工作者許泰英便表示，有些廟宇改為播放扮仙影片，不僅能省成本，更順應觀眾喜好，「有的廟是下午請布袋戲，晚上放電影、辦卡拉ok晚會。」詹文璋則豪邁地回應：「反正酒喝下去，台上在演什麼沒有人知道啦！」

「不能說沒有人在看，有神在看啦！」讓掌上戲偶耍出一手好刀的同時，操偶師陳怡貞也不忘訴說對布袋戲的堅持。「就算沒有人看戲，但戲該做足多久就該做多久。」他也提到，自家布袋戲團使用做工細緻的木製戲偶，一尊要價 5、6 萬，他更驕傲地說：「你看隔壁那台，再看我的，你說誰的好。」。

廟埕減少　劇團演出空間受壓縮

「宮廟不再像以前擔負起多重的社會功能了。」林茂賢說明，早期的社區發展多以「廟」為軸心向外延伸，廟宇兼具地方信仰、商業中心功能，也是孩子的娛樂及教育場所。投身研究宮廟文化的簡有慶也指出，現代社會轉型後，廟宇只有純宗教信仰的功能。

觀察民俗活動已 15 年的許泰英，以台北市中山區的保儀大夫祭典為例，早期當地只是農村，居民以收繳丁口錢來集資，並由土地公廟、居民中心，或是一般住宅輪流供奉保儀大夫。然而在都市都市發展過後，居民對群落漸漸失去認同感，這項祭祀文化便難以維持，於今年停辦。

媽祖繞境是新北市八里區的一大盛事，居民會齊心協力準備參拜物品、遶境演出等事宜，藉此維繫居民感情、凝聚社區認同。　圖／邱海鳴攝

林茂賢表示，「都市化」改變了人們的居住方式，也影響信仰的呈現方式，「都市地區寸土寸金，很多廟沒有廟埕（註一），酬神戲就會不見。」正因為酬神戲與廟宇有密不可分的關係，廟埕便是他們賴以為生的舞台。

註一：廟埕為廟宇前的空地，提供居民舉辦法會、酬神或辦桌等活動。

對於演出空間縮減，鳳舞奇觀布袋戲團副團長陳正雄說明，都市中的廟宇較少演戲酬神，「戲台來了，廟就沒位置站人。」他表示，搭建戲台會影響信徒參拜動線，酬神戲觀眾被迫移往路邊或對街等剩餘空間，導致民眾觀看意願降低。

削價競爭品質降　部分劇團力求創新

失去觀眾後，請戲的人不再優先考慮「表演品質」。陳正雄說明，傳統觀念中，以人主演的歌仔戲是大戲，是多數人酬神的選擇，一天費用高達 5 至 7 萬元，因此部分廟宇習慣聘請戲班數量更多、戲酬更低的布袋戲團。

看似擴大的布袋戲市場，對於許多老戲團來說並不是好事，在價格變成首要考慮因素後，演出成本低、戲酬也低的新進劇團反而成為紅牌，卻也使得整體布袋戲行情與品質低落。

「布袋戲只要買了道具就可以去接戲。」陳正雄無奈地說，民國 70、80 年代的錄音布袋戲，單日戲酬約 7000 元；直至今日，酬勞僅剩 5000 元或更少，「現在物資都漲價，但戲班的酬勞卻下滑。」削價競爭之下，諸多已經歷三、四代傳承的劇團，無法因應時代變化而結束傳統戲曲生涯。

布袋戲排場不再像以往聲勢浩大、受大眾歡迎，現在的演出人員配置，多為一台車上僅一位操偶師，他得負責控制燈光、播放音帶等繁複工作。　圖／邱海鳴攝

不過，仍有劇團期望跳脫削價競爭的惡性循環，致力在演出中求新求變，以追上時代的變化。小飛霞歌劇團團長黃月霞表示，因應市場需求，劇團持續新編劇本，增加娛樂性質。他以日戲和夜戲為例，日戲著重扮仙、延續傳統形式，而夜戲則會穿插時下流行元素。

黃月霞指導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生。傳統戲曲的市場逐漸式微，仍有諸多年輕人願意投入、延續傳承。　圖／邱海鳴攝

黃月霞說明，當初著手寫劇本是因為戲曲皆大同小異，想與眾多劇團做出區隔，「不管什麼戲，只要能吸引觀眾就是好戲。」他認為，比起台下很多觀眾但中途走掉，還不如台下只有一個人但看到最後，而這應該是現在經營傳統戲曲的劇團都該追求的目標。

另外，少數劇團也嘗試轉向投入文化場域，卻發現是另一處貧瘠的沙漠。「劇團太大就需要太多成本，沒有企業贊助就沒有辦法。」而陳正雄也提出相同看法，雖然政府在民國 70 年代開始補助劇團演出文化場，「但售票演出其實很難經營，在這個時代，可能也只養得活一、兩團。」因此，多數劇團仍依附於廟會生存。

小飛霞歌劇團致力發展廟口歌仔戲（俗稱野台戲），並新編歌仔戲劇本、結合現代元素，演出顛覆傳統型態，因而吸引到一批忠實觀眾。　圖／詹和臻攝

人口移入都市　居民認同感降低

民國 109 年 12 月艋舺青山王遶境，沿途施放鞭炮、煙火，遭居民報案，批評噪音污染，引發社會討論：傳統習俗與現代社會價值如何維持平衡？

林茂賢點出，民眾報案顯示對廟會文化不認同，「傳統社會就會認為這是我們村莊最熱鬧的一天。」許泰英則談到，城市高度發展後，人們不再被限於家鄉發展，對土地也難產生連結，自然難以理解廟會文化在連繫聚落情感上的傳統價值。

新北市八里區仍以宗教維繫居民感情，社區會連續多日、從早到晚進行廟會活動，可見宗廟文化在當今仍對部分社區具有重要意義。　圖／邱海鳴攝

台中無極慈德宮主持人林金梅便提及，年輕世代對宗廟文化觀感偏負面，「現在年輕人對宮廟的印象，就是噪音呀、辦活動什麼的，太吵了，會引起團體械鬥，讓現在小孩子觀感不好。」自稱無神論者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生羅絜也認同此想法，他嫌棄地說：「我覺得廟會文化很俗，組成人員都是社會底層。」

然而，並非所有年輕世代皆抱持負面想法，平時在木柵忠順廟擔任志工的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學生高靖哲，也有感於廟會文化成為社會亂象，但他強調，仍有諸多團體致力於維持傳統文化與價值，「我還是願意相信廟會活動不可取代的存在意義，能夠帶給社會在心靈層面上一定的力量。」

林茂賢認為，宗教信仰是安定社會的重要力量，長輩求神拜佛只為求得信心與希望，他以大甲媽祖遶境為例：「不是吃飽太閒，你看這些阿公阿嬤去走九天都是為了別人，為了丈夫、孩子，沒有人是為了減肥。」

這也顯示出，世代認知差異造成人們對宗廟文化看法不一，「我們廟旁邊有年輕人無所事事，廟有慶典就會檢舉噪音汙染，」台中烏日寶興宮會計張秋香有苦難言，至今仍連連接到投訴，「甚至連掃廁所的水不小心流過去都會被檢舉。」

簡有慶提到，演出酬神戲的戲班也受波及，「早期可以演到很晚，但現在有噪音防治的問題，酬神戲九點前就結束了。」林金梅則表示，無極慈德宮曾聘請布袋戲班來酬謝神恩，但被投訴噪音汙染後，便不再請戲班酬神，宗廟活動皆改以靜態為主。

酬神戲觀眾流逝　戲班入文化場尋傳承

都市化也許沒有降低人們的虔誠心，卻打散聚落連結，也產生多元的娛樂方式。當卡啦 OK、放電影、辦桌成為酬神新熱門，鮮明眼影、高亢鑼鼓聲與甩動的繽紛衣袖不再是大眾寵兒，不願放棄內涵的劇團勢必要尋出新戲路吸引觀眾，又或是走進劇院、展演廳，純粹追求藝術表現。

過往的生活方式不再，酬神戲市場將隨時間流逝走向凋零，就如操偶師鍾育玲所說：「我們家的孩子不接我的工作，他們覺得沒落啊，等我們老了、不能動了，就沒人接了。」

縱使台下觀眾減少，傳統戲曲演出者仍然敬業演出，如小飛霞歌劇團團長黃月霞所說，只要民間信仰還存在，酬神戲就還有生存空間。　圖／邱海鳴攝